

一 卖了九吊钱的孩子

1896年11月4日，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平山县境内，一个偏僻的小沟岔里，满目萧索，一片凄凉。这天，秋末冬初的西北风，从无数山头尖啸着、旋转着滚扫而过。大风之后，天气骤冷，从树上飘落下来的黄叶哆嗦着蜷缩到山岭崖谷的小坑小洼和背风旮旯里了。在小沟岔腹地胡塔沟村后的一个山梁上，一位身穿破衣、肩膀上露有两个张嘴窟窿的青年汉子，正手持铁斧拼命砍柴。他的手臂不时挥落，砍着砍着，一根半粗不细的虬枝摇摆两下，刷地从树上猛杵下来，把他的手背一下给划破了！他赶紧停下手，急忙用嘴唇抵住伤口，轻轻吮舐上而的鲜血。这时，突然从山脚传来一位邻居不停的呼唤声：

“换玉，换玉——快别砍喽——”

“快下山，你家女人生喽——”

这喊声模模糊糊传来，引起了他的注意。侧耳细听，他心一惊，顾不得收拾散落在地的山柴，也不管手上流血不流

血，跳起来，连擦带抹，匆匆忙忙溜下山去。

回家推门进屋，女人已经在土炕的破席破褥上把孩子生了下来，可胞衣还没从母体完全娩出，脐带也没顾得上剪断。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他，慌得一下呆立在那里，竟不知如何是好了。前来帮忙接生的邻家大婶叫道：“哎呀，你可回来啦！”一边忙活，一边吩咐他赶快用柴火点把火，把放在窗台上的那把剪刀烤一下。在婴儿“哇啊——哇啊——”的哭叫声中，他慌里慌张点燃火，把蛤蟆腿剪刀的刃口迅速翻烤一下，忙递了过去。只听“咔嚓”一声，脐带在离小儿肚脐一拃长的地方断开了。紧接着，邻家大婶从一直肃立在炕边现在赶快伸过胳膊的婴儿的姑姑手里，捻起一小撮温灰在剪口一抹算是消毒；又灵活地绞动手指，把余下的脐带挽成一个小疙瘩；然后，用备好的一个窄长的破衣单包裹好不断颤动和啼哭的婴儿。这时，邻家大婶才露出笑脸，长长地出了口气，并连连道喜。

这个婴儿就是戎冠秀，当天晚上，她便睡在父亲从灶膛里掏出一堆热乎乎的柴灰里，开始了自己初到人间的悲惨生涯。

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戎冠秀先后又添了三个弟弟、一个妹妹。这样，连同父母和姑姑全家八口人，凑合着挤在家里的两间破房里过日子。

为了全家人糊口，勤劳的父亲除耕种自家的三分薄地外，又租了地主“秃三”家的一片荒山坡。他起早贪黑、忍饥挨饿，刨地、垫土、锄草，不知流洒了多少汗瓣儿，才侍弄出一块田来，可秋后，收完庄稼一打点，除去交给人家的

三百斤租谷，所剩的一点儿杂粮，根本不能填饱大人孩子的肚子，就是煮糊糊饭喝，也难勉强熬到一年头上。

戎冠秀艰难地长到七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清早，身材瘦弱的母亲像往常一样，立在炕前为她扎好小辫，她抬腿跳到地上，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回来，突然猛不丁瞪着小眼儿问母亲：

“娘，俺爹怎么不见了？”

“噢，今早上出门了。”

“出门了？他到哪儿去了？”

母亲说：“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了。”

“好远好远的地方是哪儿呀？”戎冠秀追问道。

母亲想了想，实话实说：“傻闺女，你爹为养活咱娘儿几个，到山西五台的炭窑，背炭挣钱去了，有二百多里路呢！”说着说着，母亲的眼角闪出感伤的泪花，“每年这时候，你爹他都要去一趟啊……”

爹爹躬着腰背炭的身影，开始在戎冠秀的脑海里浮动，母亲的话不经意间烙在她的心底。她朦朦胧胧开始懂事了。

爹爹走后，母亲和姑姑在家里也不闲着，她们做豆腐、卖豆腐，戎冠秀便帮着抬柴、拉风箱烧火、端水、看弟弟妹妹、跑前跑后拿东西。整个漫长的冬天，一家人主要就靠赚下的一点豆腐渣拌着糠菜填肚皮度日。春天到来时，戎冠秀又跟着大人到地里或山坡上挖野菜、摘树叶。什么刺儿菜、曲曲儿菜、老绿草、榆叶、杨叶、柳叶、花椒叶等等，各种各样的野菜、树叶，胡乱采来吃，几乎把她瘪瘪的小肚肠都

给泡苦染绿了。

戎冠秀和弟弟妹妹们一天天长大，又过了两年，她九岁那年春天，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有人介绍姑姑去给龙窝村的一户地主家当佣人。父亲低头皱眉暗自思忖：家里人多嘴多，大人吃不饱尚能忍耐，孩子们挨饿整天哭叫，大人眼睁睁地看着心如刀绞，总不是长事儿。何不趁机打发一个去吃饱饭，也给家里减去点儿负担。于是，央求来人，看能否把戎冠秀一块儿带走。地主得了口信，两眼滴溜溜一转，小算盘一拨拉，唬着脸说道：“带孩子来也行，那就只管大人、孩子两张嘴，工钱可就一分也不给啦！”

父亲万般无奈，只有答应。于是，姑姑牵着戎冠秀的小手，一路翻山越岭，来到了龙窝村的地主家。

头两天，放开肚子吃上了饱饭，戎冠秀心里别提多高兴啦！可没过几天，胖头地主就开始找茬儿了，嫌戎冠秀年龄小，干活儿不称心，不是喊就是骂，说她好吃懒做，是“小吃僧”、“饿鬼”……一天早上，地主的腆肚老婆嫌戎冠秀扫地扫慢了、给鸡剁菜剁晚了，吃饭时，一对儿长虫眼恶狠狠地盯着戎冠秀，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小崽子，只能吃不能干，喂你还真不如喂只狗……”戎冠秀气不过，愤愤不平地瞪了地主婆一眼，这下，可把地主婆惹翻了，她跳起来冲上前，劈手夺过戎冠秀的饭碗，“哗啦”一下便倒在旁边喂狗的盆子里，并罚戎冠秀立刻去洗衣、劈柴。戎冠秀因吃不饱饭，饥肠辘辘，实在难忍，做活儿时，瞧泔水缸里有块儿剩饼漂在里面，忍不住伸手捞出，甩甩水张口就吃。不想，正巧被从堂屋里走出的地主撞见了，这

下可坏事了：地主腆着肚皮跨上前来，不问青红皂白，“啪啪”抬手就是两记耳光，并狂声怒骂：“嘴馋，大胆，竟敢偷吃东西！”姑姑到外村为地主的女儿抓药去了，戎冠秀实在太小，无人做主，既无力还手又不敢还腔，只得把泪水默默咽到肚中。可这两记耳光却把她的心打死了！她在地主家里一刻也呆不下去了，眼里喷着怒火，一跺脚，从地主家里逃了出来。

她露着脚趾，甩动着两条小腿，独自一人悲伤地向自己家走去。几十里山路崎岖不平，沟崖错综，走啊走，她才只是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九岁的孩子！山太高了，路太长了，她由于吃不上东西，两条腿软得几乎走不动了！可她咬紧牙关，捏着小拳头顽强地坚持着。她有多少委屈和苦水需要向自己的爹娘倒啊！

踉踉跄跄回到家里，她一下瘫倒在地上。慈祥的母亲把她抱起来揽在怀里，扑簌簌落着泪说：“好闺女，咱哪儿也不去了，哪儿也不去了……”弟弟妹妹也先后围了过来，不停地叫喊“姐姐”“姐姐”。

戎冠秀好像一下长大了！

从此，她天天背起三弟，拉上小妹，下地上山，挖野菜、捋树叶、摘野果……一旦有了闲时间，便跑到周围邻居家，帮着抬水、推碾子、搓麻绳……有时帮了忙，好心的邻居给掰块饼子、送碗稀饭，她舍不得吃，谢过大婶大娘，便拿回家分给弟弟妹妹充饥。憔悴的母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仿佛得到了无限安慰。

不久，家里出大事了！

腊月初十，数九寒天，父亲拿上绳索、斧头，像往常一样上山去砍柴。因饥寒交加，他在半山腰砍着砍着，突然眼前一黑，身子一歪，滑跌到山谷里，什么也不知道了……天擦黑时，母亲左等右等总不见父亲回来，便心急火燎地赶到村口，向山上、路上张望，可望来望去，直到天完全变黑，把大山都给罩严实了，还是不见父亲的影儿。母亲觉得事情不妙，又急又怕，不得不惊动众乡邻去找。大家打着灯笼，摇着火绳，分成几拨儿向山上找去。可找呀找，几乎找遍了父亲砍柴可能要去的所有地方，仍见不到父亲的一点踪迹。大家商量一番，呼喊着手下了山，最后，终于在一个名叫南窑凹的沟底发现了父亲——他从山上摔下来，仰面朝天横躺在高低不平的碎石枯草间，早已人事不醒了！随人们一起赶来的戎冠秀见父亲摔成这个模样，一头扑了过去，哇地一声，哭叫起来……

人们拉开戎冠秀，扶住泪水涟涟的母亲，相互替换着，把满脸血污、衣服被荆棘挂成碎片、左胳膊摔成骨折的父亲抬回家去。回到家里，大家围在他身旁，顺着嘴角，慢慢为他灌了些温开水，一直守候到黎明，奄奄一息的父亲才渐渐苏醒过来。命，总算保住了。

可家里实在太穷了，根本没钱请医生为父亲治伤。母亲四处奔走、打听，一遍遍央求人，这才人托人，找来外村一位牧羊工，勉强把父亲的胳膊接了起来。

父亲一倒下，家里像塌了天。不要说一文钱，很快连一粒米瓮底也找不到了。一家人要吃饭，父亲要治病，这可如何是好呢？孱弱的母亲身陷困境，束手无策，忍不住躲到门

外的墙角掩面哭泣。村北张老伯打这里路过，问明情况，劝慰了母亲两句，不由得对天叹了口气，说：“唉，实在是没办法呀，说句不中听的话……”

“老伯，你想说什么？”母亲抬起脸追问。

老伯瞅瞅四下无人，这才小声吐出咽在肚中的下半截儿话：“大妹子，你也别骂我，我这把年纪，经见的事多啦，你呀，恐怕只有卖孩子这条路可走啦！关口，这可是关口啊！”

母亲一下怔在了那里！张老伯嗟叹着摇摇头，慢慢走远了。母亲思前想后，边想边哭，哭得比以前更伤心了。哭着哭着，她觉得有人牵自己的衣襟，抬头一看，只见女儿戎冠秀仰着紫红的小脸，怯怔怔地望着自己……

“娘，你把我……”她边说边低下了头。

“什么？秀儿，你说什么？”母亲吃惊地望着女儿，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女儿竟亲口说出这样的话！

戎冠秀捻着手指轻声低语：“把我卖了，就有钱给爹抓药，给弟弟妹妹买东西吃了……”

“好闺女，我的好闺女！”母亲一把抱住戎冠秀失声痛哭，“娘不是和你说过，咱哪儿也不去，哪儿也不去了吗？……”

戎冠秀紧倚母亲，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下来：“娘，张爷说的话，俺……俺都听见了。”

就这样，因生活被逼无奈的父母，经媒人说合，含泪将年仅九岁的戎冠秀按一岁一吊钱的价格，卖给了沙坪村的李家做童养媳。农历腊月二十三写卖身婚约时，灰蒙蒙的天空飘起了无情的雪花，冰凉的大地苍茫茫不见一丝一

线生机。戎冠秀怯生生地望着李家数在破桌上的九吊铜钱，忍不住一下子跪到母亲面前，抱头大哭……

就是这可怜的九吊钱，就是这仅能买两袋面粉的九吊铜钱，使一家人在新年来临之际免遭了灭顶之灾！父亲的病治好了，严酷的春荒也凑和着度过去了！

二 后山梁上的“长工屋”

时间像负重的蜗牛，慢慢地向前蠕动。

1911年11月17日是戎冠秀正式离家出嫁的日子。这天，若按阴历算，差两天，她才刚满十五岁！她实在不愿离开生她养她的家，母亲也舍不得她走，可又不能不走。母亲偷偷擦去眼角的泪珠，把她有些发黄的长辫抖开打散，仔细地替她盘了个蝴蝶般的发髻，说：“秀儿，你长这么大，整天价跟着娘挨冻受饿，去吧，去婆婆家也吃顿饱饭。记着，到了那儿要听话，好好过日子……”说罢，把一身蓝粗布衣服和一张破旧的碎花薄被硬塞给她，算是嫁妆。

就这样，戎冠秀含泪告别了爹娘，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弟妹，迈动着两只小脚，随着李家迎亲的人，出了村口，向远方长蛇般蜿蜒的沟谷走去……

一路上，没有车子，没有花轿，没有嘀嘀嗒嗒的喇叭，只有晚秋随风飘来的叶子在空中飞舞……

过了门儿，拜过公公、婆婆，戎冠秀便成为李家名符其实的儿媳妇儿了。站在蛮像家样儿的长条小院里，瞧着八间半新不旧、前脸镶了青砖的正房和小厢房，戎冠秀流露出无限的欢喜。不但如此，尤为使她感到甜蜜的是，她的男人李有是个勤劳、忠厚、令她满意的庄稼把式！他悄悄告诉她，村外的大田里，还有他们家七八亩水浇地呢！

晚上，万籁俱寂，月挂中天，她躺在炕上守候着自己的男人，兴奋不已地编织着美丽的持家梦……

可这个幸福的梦，很快便像肥皂泡一样破碎了。

她怎么也想不到，她的公爹竟是个好逸恶劳的“要钱鬼”！她卖身的九吊钱，就是他手顺运旺时赢来的。直到有一天，一位陌生的黑脸汉突然找上门，宣布要收他们的房子，她和李有才知道，公爹由于不务正业，长期赌博、抽大烟，债台高筑，已把现在居住的祖上留下的房屋和所有田产，全部折价抵了赌债！这不啻是晴天霹雳，她和李有悲愤交加，流下了伤心的泪水！顷刻间，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变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连落脚之地都没有了。

戎冠秀寒心透顶，猝然间，仿佛一下掉入了冰窟。

无可奈何，全家最后只得寄人篱下，靠租种别人的山坡地过日子。

在极其困难的日子里，大儿子、二儿子相继出生，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这时，糊涂狠心的婆婆吵闹着要分家，又把他们兄弟妯娌几个分开了。瞅瞅散摊在地上的八斗杂粮、一个破锅、一个木瓢、三个土碗，戎冠秀扑簌簌流下了辛酸的眼泪……要知道，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家产！

一年后，雪上加霜，三岁的二儿子因家中无粮长期断炊，竟然趴在炕头给活活饿死了！孩子死前，曾哭泣着哀求戎冠秀：“娘，给……给我块儿……糠……糠窝窝吃吧！”穷人的日子谁家好过？等戎冠秀把费尽力气找了好多人家才要来的半块糠窝窝，柔声颤语递到孩子嘴边时，孩子头一耷拉，咽气了。

找片破席，刨个土坑儿，埋葬了孩子，戎冠秀回家坐在炕角儿，呆呆地出神。她的心里空荡荡的，模模糊糊的泪花，幻化为无涯无际的大海，她就像一叶小舟，无依无靠，在里面漂啊漂啊，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凄风苦雨，时光流逝，戎冠秀嫁到沙坪村第十六个年头上，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

这年秋后，李有把打来的粮食，连背带扛，一袋袋交了人家的租子，家里的墙角只剩下一斗谷子和一斗玉米了。戎冠秀知道这是全家的救命粮，不得不一点一点抠着吃。有时做饭，粒米不见，仅熬锅豆荚汤，让全家人充饥。即便这样，戎冠秀每次也总是把稠底儿留给李有和孩子们，自己只盛稀的喝。这天，李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劈手夺过她的清汤碗，一仰脖，“咕咚”“咕咚”一口气喝进肚里……搁下碗，他一声不吭，走到柴垛前顺手捋了撮儿干树叶搓成末儿，填到枣木疙瘩烟锅里，独自蹲在院里的一块石头上，一边吧嗒吧嗒吸烟，一边低头盘算以后的日子……全家六口人，剩下的一点粮食，按人头算每人才十斤，可离过年还有三个月，这百十来天可怎么熬？他愁眉不展，忧心如焚，一缕缕浓

重、悲怆的烟雾，不停地在前脑绕来绕去。

戎冠秀刷洗完锅碗，仿佛琢磨到丈夫的心思，悄悄凑过来，以商量的口吻说：“他爹，咱的光景到了这份上，该想点啥办法才是。”

“是啊，每天一见你喝清汤水，我的心里就像钻了条虫子似的难受。可有啥办法？”李有深深吸了口烟，稍后又把它长长喷吐出来，“我每天都在琢磨办法，可有啥办法？实在是没办法啊……”

“人家说，人挪活树挪死，咱非吊死在一根绳儿上？实在不行，咱们搬搬家试试看行不？兴许以后的日子会换点模样。”戎冠秀慢慢道出了自己的心思。

李有接腔道：“搬家？往哪儿搬？大大小小六张嘴，吃哪儿，睡哪儿？出了村口，咱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哪是一句话就能搬的？”

戎冠秀默不做声了。丈夫的话，不无道理，一家人搬迁的确不是小事，可不搬，眼瞅着日子没法儿过，咋办？搬，又该朝哪儿搬呢？蓦然，戎冠秀想起了九岁时跟姑姑到龙窝村打工的事，也想起了泔水缸中那块泡酥泡软的剩饼……

“我试试看吧，看能不能找一个打工的人家。”戎冠秀最后道。

从这天起，她长着心眼儿四处打听，后来，还真得到一条消息，说是下盘松村一家姓韩的地主要雇一位女佣人。

有啦，有办法啦！她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有，让他

赶快跑腿儿去联系一下，看全家人随迁过去行不行。李有费了一天工夫到那里一问，人家说只雇戎冠秀一人，其他人，可以给找个地方凑合着住，若不怕卖力受苦，还有点荒地可供租种。李有回来说明情况，戎冠秀毫不犹豫，当即拿定了主意：“到这份儿上咱还挑剔啥？拾掇拾掇搬家吧！”

1928年2月的一天，戎冠秀一家道别了众乡亲，洒泪踏上通往下盘松的山间小路。阳光稀薄，草木枯寂，李有躬身背着口破锅在前边带路；隔过三五步，跟着歪着头扛条破被的大儿子聚金；二儿子存金拎只破碗紧随其后，忧郁的眼睛不时茫然四顾；戎冠秀则背着女儿荣花，手拉三儿子兰金走在最后。他们前后牵连着，远远看去，真有点儿像天空偶尔飞过的小小雁阵……可此时，却并非天高云淡的秋天，嗖嗖的冷风不时从山沟、坡角偷偷袭来，曲里拐弯直往他们脖颈、袖筒里钻。

太阳滑落山脊变为一片蛋黄色时，他们拖着两条酸腿来到下盘松。东家打发人领上他们去认住处。来人也不答话，领上他们绕来绕去，一直走到紧挨村子的后山梁上。望着嶙峋的怪石、满山遍野的灌木败草，戎冠秀和李有对望了一眼，感到十分奇怪，正待张口要问，突然，来人收住脚，指了指半山间几捆挤靠在一起的秫秸说：“就那儿，长工屋！”说完掉头便走掉了。一家人纳闷不已，走到近前，动手搬开秫秸，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秫秸遮掩着一个依山势垒了截儿凸凸凹凹石墙门脸儿的窝洞，这就是东家允诺给找的住处——长工屋！

李有大失所望，聚金和两个弟弟神情沮丧又有些埋怨似的望着母亲。戎冠秀把荣花放在地上，随手抹了一下散乱的鬓发，仔细一瞧，就像在意料中似的苦笑了一下，扭头嗔怪道：“都傻愣着干啥？不住这儿，咱到哪儿住？动手收拾吧！”

李有和两个孩子闻声，立刻猫身钻进了山洞。

突然，一群蝙蝠哗啦啦在里面扇动翅膀飞了起来。它们胡飞乱撞，不停地回旋、翻舞、疾冲……一会儿，有几只相继嗖嗖从洞孔冲出，紧掠着荣花的鼻尖儿，向远方的天幕飞去了。小荣花吓得哇哇大哭，戎冠秀赶紧将她抱在怀里，嘴里直喊：“荣花不哭，荣花不哭……”

听说后山梁上的“长工屋”新搬来一户人家，下盘松许多乡亲好奇地前来探望。见他们缺吃少穿，家徒四壁，连必要的日常用具也没有，大伙你一件我一件地帮着凑补。黑娃娘拎来只水瓢，申素理送来把菜刀，还有的拿来锅盖、笤帚、小凳子、豆荚……这无异于雪中送炭，大旱逢雨，感动得戎冠秀热泪盈眶。她一一谢过大家，又泪眼模糊地望着这些好心的乡亲先后离去。

破旧的“长工屋”，经过修改、拆装、垒补，很快便收拾得有点家样儿了。

把一家人安顿好，第二天，戎冠秀便开始到韩家去打工。韩家在本村是大户，老老少少二十多口人，分派给戎冠秀的活儿，多得可真是干不完。一日三餐，刷锅洗碗，扫地擦桌子，拆洗被褥洗衣服，还得推米磨面……每天早上，天不亮，戎冠秀一骨碌翻身下炕，先手忙脚乱地为李有和孩子们做好饭，再匆匆赶到韩家，劈柴、生火、打

水，开始一天繁重的劳动。

女儿荣花还是吃奶的孩子，不得不丢在家里。经东家允许，戎冠秀每天只能抽空儿回家喂孩子两次奶，快去快回，绝不能误活儿。一天，她套了头驴到石碾为东家磨面，中间除做了顿午饭，从早上一直磨到下午三点，等扫净碾盘，一点点装好面，她才猛然记起，今儿个只顾磨面，忘了回家给孩子喂奶了！糟了，这可糟了！她猛吸一口凉气，立刻扔下手里的活儿，心急火燎地往家赶。进了屋，只见女儿荣花早已从炕上摔在地上，哭得浑身无力后，蜷缩着身子在墙角睡着了——脏兮兮的小圆脸上爬满泪痕，紫红的小手一只扶着脑袋，另一只放在大腿根儿。戎冠秀含泪走过去，歉疚万分，她哆哆嗦嗦手慢慢抱起孩子，孩子睁眼醒了，她也呜呜地失声哭了。

可她还得上山为东家做活儿呀！李有和孩子们都上山垦荒去了，谁来看孩子？她心思一动，找来刀削了个木橛儿，啪哧！啪哧！结结实实钉到墙缝儿里，又找来一截儿绳子把女儿拴牢，一咬牙，又狠心地转身走了。

一边走，一边听见孩子哇哇大哭，戎冠秀泪水涟涟，心如刀绞：“女儿哇，娘对不住你！你别怪娘狠心，娘要不这样，这个月的工钱就没有了啊……”

如同山涧奇崛劲韧的古藤，戎冠秀在贫穷的生活夹缝儿中，顽强地生长、挣扎、拼搏、坚持，一家人在她的带领下，在下盘松硬撑硬挺着扎下根儿来。

不久，一个小女娃又意外地添加到这个十分贫穷的家庭中来。

当年十二月，戎冠秀向地主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老母亲。第二天早上，她动身准备上山为母亲打柴，走到街里，正巧遇上乡邻三婶儿生了个孩子，要抱到山沟里扔掉，戎冠秀惊得瞪大了眼问：“好好的孩子，咋要丢掉？”三婶儿长叹一声：“唉！又是个贱妮儿，命相也不好……”

戎冠秀撩开襁褓的盖头，张眼一看，只见女娃细皮嫩肉模样挺俊，怜意倍增，禁不住说道：“三婶儿，这女娃好赖是条命，活生生扔了，怪可惜的，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就一点不心疼？我看，不如送给我，我这穷家仁穷小子，长大了，不一定都能说上媳妇，我把这女娃奶活大了，就给我老三做个媳妇，年龄也使得，你说行不？”

三婶听了这话，心眼儿活泛了，觉得戎冠秀说得有理，不但同意给她，还答应为她再喂养一年，等孩子彻底喂活，那时她再抱回去不迟。

第二年，戎冠秀如约将孩子接了回来，为其起名喜花，贫穷的家庭愈发显得庞大了。

渐渐地，深长的皱纹爬上戎冠秀的鬓额，一双女人的手也慢慢磨得骨节突出、粗大有力了。刨野菜、捋树叶、垦荒、做工……春风夏雨，岁月轮转，戎冠秀一家迁居到下盘松已七年有余。看着个头一天天大起来的孩子们，戎冠秀和李有无时无刻不在为全家人的衣食发愁。和以前比，凑合着算是能过，可仍然是在饥寒交迫的贫困线上挣扎。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当他们蜷缩在炕上，或是围坐在如豆的油灯旁熬夜时，常常念叨：“老天爷啊，老天爷，到何时穷人才有出头之日，到何时穷人才能活得像个人样

呀……”

仲夏的夜晚，萤火虫悠闲地飞翔，天空中闪烁的星星格外迷人。孩子们撂下饭碗，相继跑下山到村子里玩耍去了。戎冠秀和李有坐在家门前的空地上闲聊纳凉，不经意间，他们发现，远处模模糊糊有一个人上了山，径直向他们的“长工屋”走来。近了仔细一瞧，原来是村里小学校刚调来不久的冀老师。贵客，这可真是贵客！他们又惊又喜，慌得不知说啥才好，赶紧为客人让座、倒水……等冀老师拣块石头坐下来讲明来意时，他们更是受宠若惊！

原来，冀老师来是想让他们的三儿子兰金去读书，白读，一分钱不要！戎冠秀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两腿一跪，便向冀老师叩头表示感谢……冀老师忙伸手去扶，嘴里忙不迭地说：“大嫂使不得！使不得……”

随后，冀老师又问寒问暖，和他们天南地北地闲聊起来。他盘腿而坐，为他们讲了放牛娃出身，后来坐了皇帝的朱元璋；讲了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最后，还讲到了共产党和陕北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领导穷人闹翻身的事……

戎冠秀听得着了迷，支棱着耳朵生怕漏掉一个字。末了，忍不住瞪着眼问：“先生啊，你讲的这些可全当真？”

“这哪儿能有假！大嫂啊，如果我说的有半句谎话……”冀老师说着，笑咪咪地开了个玩笑，伸手往脖子里一比，作了个横刀砍头的手势。

戎冠秀迫不及待地问：“那啥时候，红军会来咱这山沟里啊？”